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3.01.022

## 论《凶年纪事》中的不可靠叙述<sup>\*</sup>

金晓荣,石云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在《凶年纪事》中采用C先生的不可靠叙述,文章从事实/事件轴的错误报道,到价值/判断轴的错误判断,再到知识/感知轴的错误解读,旨在打消读者寻求“道德权威”的念头,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J.M.库切;《凶年纪事》;不可靠叙述

**中图分类号:**I478.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3)01-0139-05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于2007年又推新作《凶年纪事》,小说主人公C先生与作者库切的相似性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泰勒(Christopher Tayler)所述:“南非移民作家、素食主义者、自闭、自我批评的学者C先生……直接建构在库切本人身上,读者也被引导着同样的猜想。”<sup>[1]</sup>主人公C先生确是近期移居澳大利亚的南非作家、《等待野蛮人》的作者。但是,作家库切安排C先生1934年生于南非,刻意造成与其矛盾的出生。

库切塑造一个既似自我,又非自我的C先生用意何在?研究发现,库切的这种做法,是继承他的一贯作风——不愿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愿扮演南非的政治作家。正如蕾切尔·唐纳迪奥(Rachel Donadio)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在一个每一寸物质土壤和道德土壤都存在争议的国度[南非],库切因其拒绝扮演政治作家的角色受到批判,而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却做得很好。”<sup>[2]</sup>

C先生与库切的非同一性使后者隐藏在文本背后,借助人物来表达观点与看法,意在去除作者的权威性与可靠性。既然作者的可靠性无法保证,那么作为人物的C先生是否权威呢,他的叙述是否可靠呢?研究发现,C先生的叙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其实C先生的不可靠叙述是作者的有心之举,利用不可靠叙述产生的内在张力,迫使读者不能简单地相信叙述者的声音,而去推测声音背后掩藏的文本真实含义。自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首先提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来,不可靠叙述以其独特的魅力一直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sup>[3]</sup>,也是“当代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论题”<sup>[4]</sup><sup>90</sup>。布思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为不可靠叙述者”<sup>[5]</sup>,并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指涉故事事实,另一种指涉价值判读。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继承并发展了布思的修辞理论,将

\* [收稿日期]2012-10-27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SJD750013)“英语后殖民主义小说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kfj20110239)《等待野蛮人》的叙事密码解读”

[作者简介]金晓荣(1987—),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不可靠叙述从原先的两大类型发展到三大类型,并区分了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与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与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与不充分解读。”<sup>[6]</sup>不可靠叙述拉开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阐释的维度,使文本的意义在相互冲突的叙述中得以丰富。作为一种动态过程,不可靠叙述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双重解码’(double decoding):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sup>[7]</sup>因此,小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调动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体现了“所谓叙述者的语调,从一开始就根本不能令人信服”<sup>[8]</sup>,揭示了库切的良苦用心:呼吁读者的积极阅读与深刻反思。

### 一、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

叙述者是隐含作者创造的人物,读者只有通过叙述者才能对隐含作者的意图、立场、观点等进行推断,通过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的蛛丝马迹寻找线索,得出结论。但是叙述者的叙事不一定总是可靠的。他/她因其限知视角或是故意隐瞒,在叙述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形,造成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

作为《凶年纪事》的危言与随札的作者和小说第二栏的叙述者,C先生在“危言”中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论及国家起源、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民主等一系列话题,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他的真实生活中,在他与那美若天仙的打字员安雅的交往中,C先生的叙述充满了不可靠性。

C先生与安雅第一次邂逅即存在错误报道。C先生与安雅的第一次邂逅是在洗衣房,面对后者惊艳的美貌,C先生心里不由“滋生着一种痛感,一种形而上的痛感”。在一番搭讪之后,C先生感到安雅“似乎觉察到什么,觉察到墙角塑料椅子上这老头萌生某种个人化的情愫……她特别不喜欢、不想挑起的感觉”。<sup>[8]7</sup>C先生“天气不错……你是新来的?……我住在一楼”等一系列挑话头的寒暄未得到期待的回应,却感受到了安雅

的不耐烦。他叙述道,安雅“不喜欢、不想挑起”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可靠。第三栏安雅的叙述,颠覆了这种想法。“我端着洗衣筐经过他身边时,……扭动着屁股,我那诱人的臀部,紧裹在斜纹布裤里。……男人,眼珠会粘在我身上掉不下来。”<sup>[8]25</sup>由此可知,安雅早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C先生,也并未因为C先生年纪大而不去展示自身的魅力,一如既往地“扭动着”诱人的屁股,企图挑起C先生的那种“形而上的痛感”。因此,C先生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不难看出,C先生的不可靠叙述源于作者安排给他的有限视角,使他无法觉察到安雅的真实想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导了读者。

如果说C先生对安雅感觉的误判情有可原,那么在谎称其未追问安雅具体住址的错误报道上则是有意为之。他无法克制内心的好奇与烦躁,向北塔楼的管理员维尼打听那位神秘女子(安雅)的情况,得知她是阿伯丁先生(即艾伦)的女友或妻子,从一月份开始就住在顶楼的一个单元里。接着,他叙述道:“在理想社会里,我也许找到得体的方式刨根问底(住哪个单元?以什么名义入住的?)。但这不是理想的社会”<sup>[8]11</sup>。从“这不是理想的社会”话语中,读者可以推知C先生并未刨根问底,因而不可能知道安雅具体的住址。可是,在与安雅的第二公园邂逅时,C先生向安雅发出当自己打字员的邀请,相信她会“对我[C先生]要做的事情有某种感觉,某种天生的直觉”<sup>[8]18</sup>。随后,他考虑到他的“那些见解,所有手稿和修改稿,都将通过安雅的手和眼,艾伦和安雅,2514单元的两个A”<sup>[8]19</sup>。“2514单元的两个A”,一下就泄露了天机。C先生应该对安雅的住址并不清楚,因他并未“刨根问底”。而且,安雅的描述也未见有意无意的透露,C先生也绝无拜访安雅的机会。唯一合理可靠的解释是,C先生出于某种心理未说实话。此处的C先生并不存在视角上的限制,他的不可靠叙述完全是主动的,他故意对读者隐瞒了已得知安雅具体住址的信息,再一次进行了不可靠叙述,误导了读者。

此外,C先生对安雅情人艾伦的描述也存在刻意歪曲。在得知安雅与艾伦的关系后,C先

生第一反应是“她和那个背上无疑生满色斑的阿伯丁[艾伦]先生之间的关系极为令人沮丧”。在遇到安雅之前,C先生与艾伦并不相识,最多也就有谋面之缘。C先生何以如此肯定地认为艾伦背上生满了色斑?通过他对安雅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样的叙述完全是出于嫉妒、存有偏见。在C先生眼里,安雅拥有超凡脱俗的美,这种仙女般的美人怎能被凡夫俗子占有呢。他只有通过不断地贬低艾伦,才能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衡。因此,他接着说,“[这是]对天意的侮辱:一个颀硕的男人居然拥有一个如此美貌的情妇”。(同上)此处,C先生将艾伦描述为颀硕的男人,颀硕意指糊涂而又马虎的人。他叙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因为他根本不了解艾伦。通读小说,读者会了解到,艾伦其实是一个聪明而又狡猾的人。作为一个投资顾问,艾伦熟知法律,能看到世界的两个层面:个人事务和经济事务,他能迅速听出C先生论证的破绽之处,能利用安雅在C先生的电脑上安装木马,监控后者的一切财务状况。因此,与C先生的叙述恰恰相反,艾伦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收容院“中间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从那儿出来闯荡世界以合法手段赚取财产的一个被收容者”<sup>[8] 179</sup>。因此,C先生在并不了解艾伦的情况下,一味地诋毁后者的为人与品性,给读者设置了错误的阅读期待,进行了不可靠叙述。通过一系列的主观臆测,C先生希望能误导读者,为他的嫉妒正言。

因其有限的视角或故意隐瞒,C先生在叙述过程中出现了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情况。库切有意安排了C先生的不可靠报道,让读者注意到叙述者在看待事物的时充满了主观臆测,从而削弱了C先生观点的权威性与可靠性,呼吁读者的积极阅读,而不是盲从他的“危言”。

## 二、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

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是因为叙述者的伦理判断缺乏正确的方向,即叙述者的价值体系有问题,其道德价值观与隐含作者的道德观有偏差。有评论家在分析《洛丽塔》中的叙述者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亨伯特关于所有事实的陈述基本是真实的,但同时,叙述者对于事件的理解与评价是自我为中心的,是不可靠的”<sup>[9]</sup>。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C先生与安雅的交往

中,出于客观与主观因素,存在着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使读者清晰地认识到其叙述充满了不可靠性。读者不由警觉起来,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否会有可靠的观点?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如:在论及“耻辱是突然降临的”时候,安雅指出C先生因为对自己产生了淫念,使他觉得耻辱突然找上了他,而且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甩掉它。这是合情合理的分析,也是对C先生心态的客观描述。然而,后者却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安雅“把两件事搞混了……那是两种不同的耻辱,程度不同的耻辱。”如果排除C先生的狡辩因素,读者可能很难认同这样的观点。正如安雅坦言:“想一想,它们真的是不同类型的耻辱吗?我想它落到你头上了,反正都差不多。”<sup>[8] 95</sup>耻辱有等级、层次之分吗?C先生的观点需要斟酌。如果说C先生的观点正确,那么耻辱便有等级之分。此处,他的辩解意在说明他对安雅的淫念是一种程度较轻的耻辱,是弱化了耻辱,甚至都谈不上是真正的耻辱。然而,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文中有多处谈及耻辱,隐含作者也一再强调耻辱的普遍性与相同性。例如小说危言中论及国家耻辱所示,国家耻辱是没有层次、轻重程度之分的,不存在深度的国家耻辱、中度的国家耻辱与轻度的国家耻辱。同样的,个人的耻辱也是没有层次与轻重之分的,“如果某人是可耻的,那他他就是可耻的”<sup>[8] 43</sup>。因此,由于C先生的伦理判断偏离正轨,其道德价值观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相悖,造成其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C先生对耻辱的看法受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挑战,暴露出其观点没有说服力,显现出叙述者的叙述缺乏可靠性。

无独有偶,C先生对于小说信度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C先生在危言中论及小说的说服力时谈到:“在小说中……可信度须费力去争取;小说家的职责就是要无中生有地营造那种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可信度。”<sup>[8] 149</sup>C先生对小说说服力及其可信度的侧重点在于作者,认为小说家的职责是要营造这种影响力。那么,也就意味着一部小说的可信度完全取决于它的作者。然而,小说的阐释,它的可信度与说服力离不开读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会不时将叙述者的观点与自身的观点相比较,来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小说是否具有信度。换言之,小说的可信度与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sup>[4] 95</sup>,有着不同伦理价值观的真实读者,在面对同一部小说的叙述者时,对其可靠性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因此比起作者,读者对小说的信度更具发言权与影响力。正如隐含作者(库切的第二自我)在文中所暗示的,小说的说服力在于颠覆作者的权威性。库切创造C先生这样一个与自身极类似但又不同的主人公,其目的即在于去除作者的权威性,引导读者真正的深思。小说《凶年纪事》中,库切并没有突然跳出,对一些事物或观点发表看法,而是隐藏在文本背后,通过小说内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对观点进行探讨。库切小说类似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式对话”<sup>[10]</sup>,通过对话者对观点的辩护与反驳,来引导读者发表自己的观点,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提高小说的说服力,因为“读者更感兴趣的是观点本身,即它们的多样性,它们振聋发聩的能量”<sup>[8] 132</sup>。因此,C先生对小说说服力的观点与隐含作者恰恰相反,导致了错误判断,造成了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因其道德价值观与隐含作者有出入,叙述者C先生的叙述出现了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库切安排了不可靠判断,让读者意识到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的观点也会存在不可靠性,呼吁读者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叙述者的观点。

### 三、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

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费伦认为是叙述者了解或感知的不足,也可能是不够世故导致了叙述者对事件、人物和情境做出了不充分的阐释。因此,发生在此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并不是叙述者故意隐瞒真相,而是他或她没有意识到,缺乏相应的感知与知识。小说《凶年纪事》中C先生由于对安雅缺乏了解,凭其主观猜测,认为安雅只是他“幼稚的菲律宾打字员”,造成了其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

在C先生眼里,安雅是一个“孩子”,“有着幼稚的想法”和一个“空空的脑袋瓜”。在对她美貌褒奖有加之外,C先生对安雅的学识和思维能力持否定态度。虽然出于对安雅的尊重和礼貌原

则,他并没有直言不讳,但是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安雅思维能力的失望和一丝嘲笑。“她[安雅]每天来我这儿完成自己那份活儿,这毫无问题,但我希望得到的那种默契,还有对我作品的某种感觉,却几乎没有。”<sup>[8] 25</sup>C先生的“危言”丝毫激不起安雅的半点兴趣,因为对安雅来说“政治使她入睡”。然而,C先生将安雅的毫无兴趣归结于后者思维能力的缺乏,认为是幼稚使得她无法响应他的“危言”,导致他所期望的“那种默契”感的缺失。因此,C先生对安雅的思维能力很失望,同时他还对后者粗鄙的学识进行了一番嘲讽。在提及安雅的学业时,C先生叙述道:“不清楚她在那些国际学校获得了什么有益的学识。她说法语带有法国人也许会认为挺有魅力的某种口音,但她从未听过伏尔泰。她以为日本的京都(Kyoto)是东京(Tokyo)拼错了的念法。”<sup>[8] 71</sup>会法语却没听过伏尔泰,认为京都只是东京的错体,这一切都直指安雅的无知,其中的嘲讽语气也是跃然纸上。因此,在C先生看来,安雅并没有在国际学校学到任何有益的学识,她的法语除了有种“魅力”的口音外,连法国大文豪伏尔泰都没听说过,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在C先生眼中,安雅是只花瓶,除了有美丽的脸蛋和诱人的身材作装饰之外,其内部是空白,没有内涵。

C先生的叙述具备可靠性吗?研究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其实C先生对安雅的内在此缺乏了解。“当我[C先生]对她的肉体产生清晰意识时,也许就像是对鲜花的清晰意识——光鲜耀人、含苞怒放,炫耀于世——心中却无法真正理解这女人。”<sup>[8] 88</sup>细细品味便会发现,此处“无法真正理解这女人”其实是隐含作者借C先生之口向读者吐露的。虽然C先生能观察安雅的外在,但是由于了解不足,无法正确感知后者的内在。安雅在小说中是有点孩子气,但那绝对不是幼稚,绝对不是思维能力的缺乏。文中安雅对问题独到精辟的见解时常令读者叹为观止,颇有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意味。例如,在回应C先生对政治问题的高谈阔论时,安雅坦言:“政治无处不在,就像空气,就像污染。你没法战胜污染。最好是别理会它,或者就习惯它,适应它。”<sup>[8] 35</sup>此处,安雅的评论富有哲学的思辨性,丝毫不是一个“空空的脑

袋瓜”所能表述的。对政治的普遍性,安雅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将政治与污染作类比,道破政治的无法抗拒性。同时,她的论断也与隐含作者的观点相呼应:“这里[政治上]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是逃避现实,归隐内心,自我放逐。”<sup>[8]</sup><sup>12</sup>安雅的观点与隐含作者的看法不谋而合,产生了共鸣。由此可见,安雅并不是缺乏思维能力,她的见解也丝毫不逊于C先生的危言。因此C先生对安雅内在的评价是不可靠的,他未能感知或者意识到安雅深刻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他了解和感知的不足,导致了他对安雅做出不充分乃至错误的解读。

C先生对安雅内在的错误感知与解读再一次地暴露其叙述的不可靠性,同时降低了他“危言”的说服力。试问如果连一个与他相处多时的打字员都看不透的作家,他的观点又怎能不被质疑,又如何能站得住脚?因此,库切再次借C先生的不可靠叙述来告诫读者不能盲从叙述者的言论,而要自我反思,自我内省,对小说做出客观的解读。

小说《凶年纪事》中C先生的叙述充斥着不可靠性,从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到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再到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库切创造叙述者C先生,并借其不可靠叙述来引起读者的警觉,进而重新审视C先生的“危言”,而不是盲目且被动地接受文中的观点。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揭示了“所谓叙述者的语调——从一开始就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主题,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引导读者对道德良心、政治权利

与世间不公等观点进行思索。

#### [参考文献]

- [1] Tayler, Christopher. Rev. of *Diary of a Bad Year*, by J. M. Coetzee [N]. *The Guardian*, 2007-9-01. 9.
- [2] Donadio, Rachel. *Out of South Africa* [N]. *The New York Times*, 2007-12-16.
- [3] Fludernik, Monika. *Fiction vs Non-Fiction; Narra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C]. // Jörg Helbig *Erzähl- und Erzähltheorie im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Wilhelm Füger*.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C. Winter, 2001: 98.
- [4] Nünning, Ansgar F. *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 [C]. //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5.
- [5]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159.
- [6]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M]. Ithaca: Cornell UP, 2005: 49-53.
- [7] 申丹. 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9-60.
- [8] tzee, J. M. *Diary of a Bad Year* [M].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07.
- [9] 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3.
- [10] 库切. 凶年纪事 [M]. 文敏,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186.

(责任编辑:朱德东)

## On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Diary of a Bad Year*

JIN Xiao-rong, SHI Yun-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vel *Diary of a Bad Year*, J. M. Coetzee, the Nobel Prize Laureate for literature in 2003, employs Senor C's unreliable narration, ranging from misreport at the axis of facts, to misevaluation at the axis of values, to misinterpretation at the axis of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By unreliable narration,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feat the reader's desire to defer to the "moral authority", encouraging the proactive reading and genuine thought in his reader.

**Key words:** J. M. Coetzee; *Diary of a Bad Year*; unreliable narration